

集部

定齋集卷八

宋 蔡戡 撰

書

上汪制置書

某不佞結髮學問留閲前史見古之名世鉅公與夫忠義豪傑之士莫不斂衽正色遐想而景慕之及觀蘇東坡論司馬温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某廢卷太息恨不與公同時端拜

而師之晚從儒林文人遊因論誠一之學皆曰得温公之傳者丞相趙公而已趙公以是傳之閣下其方在齠齓而趙公亡矣不可復見矣吾道所寄者閣下也其願見閣下垂二十年閣下道德日彰名聞日流又為天子侍從之臣一介之士仰之如神人其也自度愚魯無用之軀不足以進於大君子之門退而學焉幸其有成以求一言之質不謂閣下出典方面自閩而蜀某為貧所驅隨牒遷徙願見閣下又不可得夫以二十年欽慕願

見之切一旦償所志焉事有不可遇而卒遇殆天有以啟之也恭惟閣下挾天人之資躡聖賢之躅少時雋聲洋溢老師先生無與對衡者射策宸廷一筆萬言敷陳治道天子擢為第一天下之士比閣下以賈誼方持權者用事屈伸肘足以榮辱人稍稍附會立登青雲閣下未嘗目逆而心動閉門却掃澹然無營視鐘鼎富貴屑焉而唾去唯恐不速心如山嶽積金至斗莫能移之天下之士比閣下以黄憲逮閣下受知兩宫游壁水登瀛

洲歷天官貳卿文昌八座為君藥石為國蓍龜為學者宗師天下之士比閤下以韓愈殊不知閤下之道得於二公之傳惟誠惟一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渝天下之士因其所見而言之閲三十年而變其説是未知閤下者也方今聖天子勵精圖治寤寐仄席以待閤下行將柄用矣二公相於元祐紹興之初經綸之業用而未既傳之閤下閤下涵養滋久隱而未施當朝廷艱難豈容釋然於斯時哉不有施於今日萬世惜之伏念某莆陽人

齒少且賤無他技能惟知讀古聖賢之書以筆舌鳴其窮雅尚風節不肯與世浮沉歲丁丙戌隨諸生試有司偶在選中天子親策於廷問以當今之弊其縱口所言抵冒忌諱罪在不赦天子哀其狂愚置之異等其感慨奮發誓有以報萬一中夜屢起輟食興歎緦緦然憂在宗社每念材智駑下議論淺短無以自効茲幸閣下名節東來其負斝道傍仰瞻儀刑側聆謦欬厭快夙昔欽慕之志私竊自省其所願學者二公也閣下之道二公

之道也今其親見大君子而師之其可自暴自棄嘿嘿而無所言哉其秉牘為贄以勤館人者非敢私也如蒙閣下呼置坐隅設問以觀所存儻或可教憐其區區之誠告以一二其當與學者共之固其所願也非所敢望也冒犯威嚴震慴俟命

上虞樞密書

某嘗聞言有切于事衆人以為迂而君子以為必然不可不察也世之言治者不過曰富國也强兵也言之則

美而可聽聽之則樂而忘倦為是說者追時好取世資而已求以富國國未必富而民且貧求以強兵兵未必強而國愈弱利不一二害將十百不知究其本而從事于其末去治逾遠矣有人焉以仁義之說而告其君非唯君之不信衆必相聚而笑之曰是書生之常談也是迂儒之髙論也幸其君之不信而得以申巳之說此言之所以不行而王政之所以不可復見也漢之文景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唐之貞觀之治外户

不閉行旅不齎糧非仁義之效而何是三君者固未純于王道而其治已彰彰如此孰謂仁義不可以致治乎議者必曰漢唐之時海内為一天下無事日引月長庶幾有成今日之勢似非昔比疆土未復也陵寢未修也九重之上禹菲舜癯皇皇焉思中興之治旦暮而兾之今欲責成效于數十年之後是猶指來歲之粟以療飢亦已晩矣夫國之强弱不在于地之廣狹而在于民之安危湯以七十里興文王以百里起徐偃王不足道也

一行仁義而歸之者三十六國而況今日乎今日之地方數千里中原之土皆吾境也中原之民皆吾赤子也其思宋之心未艾也苟行王政則將于于然襁負其子而至矣不此之務必欲持富國强兵之說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中原可復如是而敵人可賔此說一行未見其效而民已告斃矣借如其說是欲舉天下之大而決于一戰以儌倖萬一豈不殆哉今人有千金之産為有力者攘其半必將奮袂而與之爭爭

必不勝而力愈困矣曷若保其所有日積月累貲用既饒坐待敵人之弱而取之不唯已失復得敵人之貲庸詎知其不為我有乎噫此萬全之策也昧者不知而汲汲于目前之利此某所痛惜者也為今日之計莫若節浮費省冗官減無名之征以結民心汰無用之卒而練軍實勸農桑而抑末作示敦樸以振頹風凡立政用人發號施令一本于仁義廟堂之上勤勤而行之守之以專持之以久不數年間當有成效雖不求以富國而天

下有餘不求以強兵而天下無敵矣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勢也恭惟閣下以王佐之才為聖人之學所以輔相吾君者皆仁義之道尚何待於言哉某也莆陽一鄙夫鄙者天子親策于廷蓋嘗以是說而獻之天子矣今復以告閣下雖其言近迂而區區之心實欲以禹湯文武望吾君以伊傅周召而期于閣下閣下不以為迂而忽之某將有深于此者次第而進之

乞更運京西樁管米書

其近具奏聞乞於和糴米内移運十萬石前去襄陽府軍前樁積以為邊備已蒙睿旨行下其除節次差官運米十五萬一百餘石起發去訖照得淳熈元年襄陽府樁積米二十五萬七十餘石自後每歲朘削至七年尚餘八萬石八年九年終止有四萬石餘借支過二萬石及撥五千石付襄陽府賑糶外實存米一萬八百餘石通計今來所運米止及十六萬九百餘石若是平居無事以備水旱則為有餘萬一緩急為城守之計則不足

其所運米十五萬一百餘石已費水脚縻費等錢五萬九百餘貫夫米一千九百餘石係其於出納之際拒絶人情收簇到上件錢數即不敢侵用經常錢物及不曾分科另項樁管外其深慮一旦罷斥之後來者見此儲蓄不復加意財賦每遇闕乏循例支借以苟免目前之急不為永遠之計其於一路利害甚重謹具申尚書省伏乞鈞慈特賜劄下本府令其樁管不得輒擅妄用遇有緩急具申朝廷方許支撥仍令帥臣到彼分明交割

庶幾不致失陷可以永遠為水旱盜賊之備伏候鈞旨

辭免乞宫觀書

某至愚極陋猥蒙朝廷使令南北東西惟其所命不敢辭難七年之間奔走萬里誤恩董餉近在陪都方幸便家遽有易地之命即日就塗不敢以親老道遠為觧到此數月財計粗足不至急闕可以偷安養拙無何舍弟道中感寒一病荏苒遂至喪亡某同産只此一弟老母最為鍾愛母子三人相依為命一旦夭折老母觸緒傷

感頻覺衰悴重念其去歲盛夏觸熱登程隆冬冲寒涉
險良賤死亡五人舉室憂疑凛凛然人不自保絶無生
意幾不可一日居此今聚指五百去家二千餘里水陸
艱危若更貪戀禄仕而不知止深慮災患之來有甚於
此者愈更狼狽欲望鈞慈察其危迫之悃憐其奔走之
勞特賜敷奏改畀祠禄庶幾稍便親養少弭災咎異時
朝廷有煩難任使死且不辭伏候鈞旨

辭免除檢正書

其伏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㫖蔡某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某聞命震懼無地措躬某一介妄庸誤蒙朝廷器使出入中外踰二十年雖殫竭疲駑勉圖報效然終無絲髮之補徒積罪戾上貽譴訶昨者奉祠還家方便親養曾無滿歲畀節近畿今兹到官甫及三月又蒙誤恩名還宰屬顧某何人乃辱朝廷紀録如此伏念某受材至陋賦分數竒叨竊既多滿盈是懼丁年以後災患頻仍積憂薫心老形悉具去夏為寒濕所薄

右臂不仁手指拘攣執筆顫掉書判大字固已欹斜兩省細務浩繁必難書擬矧惟省闥絲綸之任其選不輕其已試罔功豈宜冒處自揣不稱公議謂何若不控辭必致顛踣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且令在外以備驅策其敢不勉行所學仰答上恩所有省劄不敢祗受見寄紹興府軍資庫伏乞處分

再辭免除檢正書

某伏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蔡某除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尋具辭免其官卑人微不應控避冒
犯法禁輕瀆朝廷罪當萬死其情實迫切勢不容已反
覆思念縣之私計則非便捷之愚分則未安不免再有
陳請伏念某一介幺麽自幼叨竊一命讀書應舉力取
科第豈無功名富貴之心長從師友獲聞緒論粗知命
義大戒不敢僥倖以求進阿附以取容比年以來多難
早衰分甘退屏唯恐禍患不測每以滿盈為懼去歲牢
掾之命從天而下恭值聖主龍飛萬物爭睹臣子之義

所不當辭黽勉供職甫及八旬將母就養僅四十日未
遑弛擔匆匆去國老母適以感冒力疾登舟幾至委頓
還家旬日調理方安母子是時指天為誓自此躬耕縣
上以畢餘生不復作仕進之念但年未及老不敢納祿
以取矯廉之譏近者蒙恩畀以一節又出意表朝廷在
外任使亦難力辭冒昧此來方三閱月老幼幸粗安居
忽叨召還舉室驚悸夢寐不安某自揣非才不應復玷
朝列必招物議上貽親憂若乃不知止足貪戀寵榮自

取顛危累及老母為子如此朝廷何所用之况老母年垂八十稽之禮經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其兄弟終鮮旁無兼侍自合謝事歸養田里朝廷或未忍捐棄且令在外以供煩使其亦可以展布四體少報國恩兼其以臂指拘急運筆甚艱委實有妨書擬不敢冒居要職欲望鈞慈察其本心初非虛偽力賜敷奏追寢前命俾仍外任庶於私計稍便愚分少安其已將本司職事牒提舉常平官鄭湜兼管其現居家聽候勅旨伏乞早賜處分

辭免應辦孝宗皇帝梓宮渡江轉官書

照對某準尚書省劄子孝宗皇帝梓宮渡江掩攢了畢應辦事務官知臨安府蔡某特與轉行一官某么麽書生遭際孝宗皇帝龍飛擢登上第入為卿士出持使節全家飽暖盡出隆天厚地之施自念孱庸無以効涓埃之報孝宗皇帝梓宮發引某適待罪天府盡瘁畢力職分之所當然何敢因此倖覬賞典所有轉官恩命義難祗受欲望朝廷特為敷奏寢罷前項指揮謹具申尚書

省伏候指揮

修福寧殿了畢轉官辭免書

其伏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爲修葢大内福寧殿應限了畢特與轉行一官仍減三年磨勘某不才待罪京邑繕治宮室職所當爲某以府事浩繁不得朝夕董役不過旬日一再省視即與其他專一監造官司事體不同自揣無功不敢輒當懋賞冐昧祇受清議不容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某轉官減磨勘指揮寢罷庶幾

少安愚分所有省劄見寄臨安府軍資庫未敢拜命伏
候指揮

辭免召赴行在書

某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行在奏事某聞命震
驚措躬無地伏念某艱棘餘生分甘塡委溝壑豈復有
榮進之望甫遵吉制未敢輒控祠請忽叨奏事之命雖
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不忍遐棄然某一介孤遠何以辱
此異數某祿不逮親唯有移孝爲忠盡瘁報國少盡臣

子之義君父之命所不當辭重念其多難早衰心志凋耗精力疲憊尤素苦足疾間或發動自揣孱陋不堪朝廷任使竊慮鞭策不前自速罪戾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收還成涣改畀祠禄庶安微分獲保餘齡伏俟指揮

上論邉事書

某入境之初咨訪民間休戚邉防利害莫不首以安平州李密為言到官詢究詣實檢點案牘見得李密在溪洞中最為桀黠平時侵犯鄰洞刼掠省民外通交趾内

結官吏凡有所欲無不遂意慶元四年知古甑洞趙迪簡事故别無子弟承襲李密乃偽作趙迪簡生前文字以李密第三子過房改姓名作趙民懷出繼趙迪簡之後重賂邕州溪洞司及太平寨官吏出給文帖以趙民懷知古甑洞李密兼權知古甑洞事李密乘機强奪殺死趙濟擄掠洞民盜開化外交趾山路意在吞併鄰洞包藏叵測本司累據古甑洞官典及籠州等州洞官典陳訴前政不過行下邕州及差官委曲戒諭追到官吏

送獄根勘贓證甚明止從杖罪繼放其溪洞司幾宜韓
渠押下邕州照勘某到官即行檢舉已將經略司副吏
徐熙劾用李昇從條決配及坐條下邕州將見勘人員
結照得韓渠見係溪洞司屬官輒敢取受李密金銀出
給文帖以成李密吞併之計情理重害不敢隱蔽除已
具申朝省外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施行庶使溪洞姦黠
知所畏憚不至强橫侵犯鄰洞害及邊民

又書

其猥以菲材濫膺委寄所部二十五郡三面並邊蠻猺黎蜑紛錯雜處跳梁負固無時無之責重憂深日有淵氷之懼向者冒昧奏辟本路鈐轄耿明伏蒙朝廷不以人廢言曲從所請耿明拜命之次日適聞昌化軍士人李彬等糾率壯丁抗拒官軍殺傷將校竄入黎洞㑹亟遣耿明前去招諭耿明到軍即撤去寨柵罷遣戍兵示以不疑然後委部將宋執忠深入巢穴多方招諭李彬等相繼出參前後招到一千七百餘人不勞兵力撫定

一方解到李彬李璽二人送獄根勘未幾又聞瓊州黥卒吳四弟等嘯聚兇徒結納黎洞出没作過侵犯省地剽掠居民前後累年為害非一近者迫近郡城公肆焚刼破文昌縣無復畏憚官兵不敢誰何適值知瓊州陳顯公報罷其就差耿明暫攝州事措置收捕耿明到州即招集七十二洞主出參與之歃血為盟厚加賞犒示以恩信勉以忠義使之歸順朝廷不為賊援唯西浮洞主王安政叛盟居停賊黨為之囊橐故吳四弟等不服

招降勢不容已耿明親率士卒夜造賊營掩其不備擣其巢穴盡擒渠魁居民獲安黎洞知畏舊有王居伶者侵占官地誘掠省民其徒實繁其勢滋熾屢與官軍抵敵官軍失利殺傷非一前後守臣唯務姑息以茍延歲月耿明屢以兵威諭令出參王居伶俛首聽命退還鹽竈十三所海外並已安帖竊詳耿明膽略過人識慮精審所向輒克又能仰體朝廷好生之德不務殺戮以全取勝一舉而三事俱辦不為無功兼宋執中首尾隨逐

耿明出軍幾年奮不顧身最為宣力功在諸將校之右兼一行士卒當此炎暑暴露日久皆一時立功之人若不優加旌賞無以激勸後人令據耿明等第開具立功人數三司審實並無泛濫同銜具奏伏望鈞慈特賜敷陳詳酌施行

小貼

照得令來招諭李彬李噩及收捕吳四弟等皆賴朝廷威靈及耿明與士卒之力其獲蒙成教僅逃誅責

已為萬幸况比叨進律濫厠近列無功受賞深懼滿盈衰病之軀惟恐顛踣不得生還故廬天實臨之絶無一毫覬望區區之愚特為將士冐昧有請伏祈鈞照

僭易申稟

李彬李璽及吳四弟等招集徒黨動以千數而又結納黎洞抗拒官軍亦非小盜若不乘時掃蕩必致猖獗為害非細某身任憂責不敢張皇事勢驚動朝廷

故略具申禀今既為將士奏功不容不以實告非是

前後異同伏乞鈞察

代人上宰執書

某聞自古君相之用人有所謂一定之法有所謂一時之權受一命者當為此官歷再任者當授此職先後小大因其資格而不容毫髮之私此法也才足以辨此事則與以是官功足以當此賞則加以是秩進退予奪因其能否而初無繩墨之拘此權也蓋法者所以處常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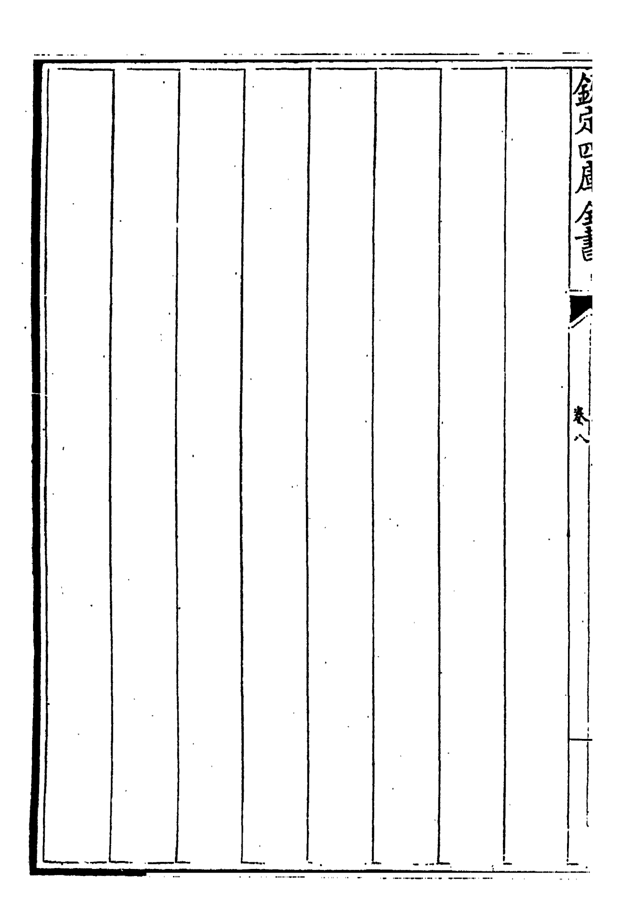
而權者所以待非常之才一於任法則賢愚同滯真才實能之人或有遐遺一於從權則能否雜遝僥倖奔競之徒得以濫進是故聖君賢相兼此二柄以網羅天下之士立一定之法付之有司操一時之權歸之宰相進退百官惟人才是用豈若有司規規然循守三尺為哉況君相所行即為一代之法若曰甲也不當為此官未可以驟進乙也未嘗為此職不可以躐等較其考任循其流品次第而用之亦不過一大有司耳宰相進退百

官之權不已輕乎唐之常衮懲元載之弊杜絶請謁一切格以公議故無賢不肖之辨當時以為黯伯而不以為能崔祐甫懲常衮之弊薦舉惟人不自疑畏未踰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當時以為諧允而不以為私蓋宰相以至公取士為天子得人苟避嫌畏譏不敢一毫輕重於其間而曰有法存焉豈不失天下士乎恭惟其官致君澤民存伊尹之心禮賢下士行周公之道朝則服台衮坐廟堂以圖謀天下之治暮則歸私第開東閤以

招延天下之士士有高才絶識或沉於下相公必越次而進用之寸長片善或適於用相公必兼收而並蓄之故天下之士莫不激昂奮勵奔走讙呼争赴功名之會顧如某者椎魯無用之軀亦且踴躍自喜願歸造物之鑪伏念某宗室子也先人南渡以來僑寓江浙家徒四壁立某自弱歲誦詩讀書為進取計螢窗雪牖朝虀暮鹽蓋飽歷而備嘗之膏粱之習夢寐所無也歲在辛未兄弟同登儒科叨竊一官垂二十年矣向來改秩得邑

江之德化仰惟吾君吾相愛養元元為縣令者固當宣上意而承休德三年之間疲精竭力於簿書獄訟之際不敢怠忽以至催科常入之賦應辦不時之需亦無廢事當路者誤以為能薦之於朝廷其敢自以為能哉相公之心如止水明鏡其之能否固不逃知人之鑒也其雖無高才絕識仰裨山海亦豈無寸長片善備竹頭木屑之用乎相公方以權用人故持是説以進若曰其之才能不及於中暨格又拘於定制不足以膺非常之選

俾退而從有司之法其尚何言哉進之退之惟相公命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齋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吴壽康

謄録監生臣張曽壇

定齋集卷九

宋 蔡戡 撰

啓

迎汪制置啓

召還萬里入覲九重蜀道誠難昔有登天之喻長安不遠今興見日之嗟一劄流傳萬口交慶恭惟某官朝廷舊德宇宙真儒學探洙夏之淵源文擅卿雲之黼黻千年間氣獨開龍虎之祥七日超羣大過駃騠之勇奮擢

平津之第適當賈傅之年一人深簡於忠嘉四海必期於公輔由璧水師儒之選列甘泉侍從之班獻納中宸久識尚書之履藩宣外屏屢分刺史之符常袞一變於閩風文翁大化於蜀郡累年去國何日興邦久虛巖石之瞻果趣介圭之覲歌吉父蒸民之什式喜遄歸作高宗說命之書佇期爰立某依歸有日瞻望無階披雲霧而覩青天方幸旌麾之屆同燕雀而賀大厦敢先竿牘之修

賀梁樞密啓

寵陞端殿擢貳樞廷朝夕論思既久承於睿眷夙夜寅
亮正有賴於謨明廟社尊榮人民震慴恭惟某官道直
方大德純粹精學有以見天地之心識足以明國家之
體文章爾雅諧黄鐘大吕之音器用難名抱璞玉渾金
之質早冠在廷之士親承當宁之知周旋清切之班密
邇邃嚴之地螭坳載筆視君舉而必書鳳閣演綸代王
言而作命疏榮東掖寓直北門久歷禁塗身不離於漢

闕直司文柄士咸仰於韓門果妙簡於淵衷俄躐登於
樞筦方天下嚮無事然智者防未形雖甲兵之問不至
廟堂豈容苟且一時之計而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必能
維持萬世之基佇膺爰立之求以慰具瞻之望某幸逢
盛際喜聽除音屬拘綴於守符阻進趨於賔館大厦成
而燕雀賀方賴帡幪仙鼎就而鷄犬升願終覆育

賀王叅政啓

光奉廷揚進叅國秉運籌而合上意有嘉底績之言共

政而圖舊人果拜爲真之命傳聞四達讙抃一詞恭惟
某官簡重裕和疏通博達氣有所養而剛大學無不通
而高明貫穿百家初不專於紙上酬酢萬變了無礙於
胸中抱縱横適用之才負慷慨敢為之志溶更中外備
歷險夷天府浩穰懋著尹蕃之效禁塗清切允殫獻納
之忠出守邉藩入司武部所居之名赫赫具瞻之節巖
巖以此結兩宫之知卓然在羣公之右樞廷獨步方承
晝日三接之榮政路同寅已動泰階六符之色豈止折

衡於萬里更資夾輔於一人尹湯一德享天心式契千齡之運蕭曹同心安海内共成萬世之功爰立之期可徯而俟某幸逢盛世喜聽除音屬拘綴於守符阻進趨於賓館大厦成而燕雀賀方賴帡幪仙鼎就而鷄犬升顧終覆育

賀王參政啓

受命兩宫視師萬里人主之論將相意兼注於安危大臣之慮國家任何分於中外社稷之衛遐邇所瞻恭惟

其官間世偉人為時雋老智浹萬物猶晦其光氣凌三軍莫名其勇際會千齡之運協同一德之謀親結聖人之知顧得君如彼其專也自任天下之重謂非予覺民而誰哉久貳樞廷進參宰路已見精神折衝於千里更資股肱宣力於四方乃睠坤維是為天險宿師百萬衆下臨關陝之衝列郡五十餘内控荆揚之勢盡護諸將總統六師自非左右之元臣曷任西南之重寄欲壯劍門之險不辭蜀道之難叱馭請行頓釋冕旒之顧賜環

伊邇訏迎衮繡之歸某正託洪鈞欣聞渙號幸揚旌而在望當負弩以前趨仲山甫之徂齊方咏蒸民之什裴晉公之平蔡願賡皇武之詩

賀虞樞使啓

鋒車入覲制冊疇庸領使樞廷增重五兵之寄視儀宰路聿新四海之瞻一劉流傳萬口交慶恭惟某官廟堂舊德社稷元勲識造幾先豈常情耳目之可到才周事變顧他人智力之巳窮親結九重之知夐出羣公之右

表裏忠亮險夷踐更任兼中外之隆身係安危之重破
強金百萬衆夙高淝水之功鎮全蜀五十城益壯劍門
之險號令明肅紀律設張講求宏遠之謨盡革因仍之
弊士氣百倍軍容一新坐凝禦侮之勲足見用儒之效
提封萬里釋冕旒西顧之憂去國三年積衮繡東歸之
望果被賜環之寵旋膺出綍之恩就正使名獨專兵柄
絶搢紳之體貌聳簪笏之聽聞眷注非常用累朝之曠
典精神及遠知吾國之有人其久托洪鈞欣聞盛事用

作霖雨行見相高宗而中興穆如清風尚能繼吉甫而作頌

賀虞樞使啓

孚號中宸正位西府惟樞廷置使任專總於五兵與相國等尊禮獨超於百辟傳聞四達懽抃一詞恭惟某官德純粹精道直方大學窮今古豈徒誦說之云乎身係安危可謂社稷之臣矣出處一致勤勞百為久陪帷幄之謀未正鈞衡之位肅將帝命出鎮坤維不辭蜀道之

難欲固劔門之險隱若敵國賢於長城泰山巖巖益隆
師尹之望赤舃几几咸徯我公之歸方勤宸扆之思果
趣介圭之覲肆頒顯冊進長鴻樞由於歷試之詳正此
久虛之選用昭異數以表元勲天子之守在四夷暫倚
樞機之重人主之職論一相佇膺鼎鼐之調其仰托洪
鈞喜聞成命屬守符之拘綴阻賔閣之進趨鷦鷯之巢
一枝粗安愚分燕雀之賀大厦敢效微誠
賀史發運啓

寵錫宸綸擢居民部掌九貢而制財用允資兼足之謀總諸道而正使名式副久虛之選音郵四達風采一新恭惟某官奧學造微懿猷經遠才裕糾紛之際蓋他人智力之已窮識該胎兆之先豈常情耳目之可到謀畧輻輳功名昺爽忠嘉深結于凝旒訪問曲加于前席所居之名赫赫具瞻之節巖巖持槖懐鉛通金馬承明之直建牙植纛分玉麟居守之權上方茂建中興時則莫如自治爰念兵民之所急要當食貨之為先有餘力有

餘財貴公私之並濟知所予知所取宜斂散之有方乃
命寶臣俾膺重任内則總司于邦計外焉增畀于使華
權九貨之低昂專百城之刺舉不特轉關中之粟蓋將
流地上之錢操嬴貨以佐軍暫勞鞭算圖舊人而共政
行見廷揚其正托餘輝欽聞成命揚旌在望將有幸于
登龍秉牘寓誠敢自同于賀燕

賀史發運啓

擢司邦計就畀使名以三十年之通坐制經常之費雖

數千里之遠盡持飛輓之權竊以周建六卿首命司徒之職唐置諸使或兼宰相之官惟食貨之重自古如茲而兵民所須于今尤急又況主大農之調度總諸道之轉輸必有非常之人乃副久虛之選如蕭何諸葛亮獨高轉漕之功若劉晏第五琦深究理財之術蓋得心計之妙故知利源之歸人不加賦而國用饒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幸追前哲允屬真材恭惟某官四海儒宗一時人傑縱横應變了事理于胷中慷慨論兵運經綸於掌

上親承睿眷徧歷亨塗握蘭獨望于郎曹持槖浸儀于
禁路守別都之莞鑰擁制閫之旌麾表裏江淮允籍籌
邊之畧牢籠山澤素韜富貴之謀上方茂建于宏規公
乃進膺于大任自非蠲制而改令何以阜財而裕民深
惟衆弊之原亦非一日之積其本自朝廷之上其流及
郡縣之間兵籍久刓況吹竽之濫進吏員浸廣幾毀瓦
以空餐度緇黄而利少害多崇工商而本輕末重生者
寡而食者衆取之盡而用之煩剜肉補瘡每憂于不給

剥膚椎髓或出于無名不閧上下之相通安得軍民之兼足甚者楮弊流行于中國銅錢轉徙于他方片紙而直千金故不難于偽造一物而立二價宜必致于交爭農末俱傷公私兩病葢本權宜之制豈為經久之圖不有更張坐見困敝莫重計臣之任正需王佐之才方將日運千艘給餽餉不絶糧道風行萬里奉教令如在目前必權母權子而制得其宜可足食足兵而事無不濟既盡行于儒術斯大慰于民心豈特貫朽粟陳頓還文

景之治將見家給人足當如成康之時竚收萬世之功必正三公之位其効官屬部隷迹使封披雲霧而覩青天方幸揚舲之屆如燕雀之賀大厦敢忘秉牘之誠

改官後謝福州陳丞相啓

考績銓曹幸脫身於選調修書勅局復寄迹於名流雖錫命之自天葢歸恩之有地竊以築層臺者必基於累土爲浮屠者尤重於合尖或資經始之功或藉成終之力物固有遇事非偶然亦猶冗瑣之蹤屢費埏鎔之賜

左提右挈前挽後推再三論而不忘千百中而未見伏念其門墻下士閭里晩生素乏鄉評雖平平而無取居懷祖烈顧挺挺之未忘竊嘗妄意於古人思少立功於當世固欲學焉而後仕葢亦時乎而為貧十年讀書恨未酬於素志一行作吏嗟已負於初心頃由試尉之卑遂得托身之所偶策名於桂籍獲備數於蓮池自憐碌碌以隨羣何敢錚錚而示異方真宰持衡而在上故諸公推轂以爭先皆由門下之知安得幕中之辯文章甚

寵誤形一字之襃終更亟還頒下十行之詔逮已書於
六考奈尚闕於一章深愬末俗之倖求已分前功之俱
廢豈期特達不憚提携曲軫念於遺簪俾增光於敝帚
昔年定價一經韓子之品題此日垂成再辱狄公之論
薦旣叨塵於京秩因濫綴於朝行始終受賜而不貲反
覆捫心而何事遭逢若此報稱闕然玆葢恭遇某官道
大難名功成不處用汝作霖雨見彌綸輔相之神於我
如浮雲尚消息盈虛之理或出或處朝廷之輕重一語

一言人物之依歸雖云釋位以偃藩猶欲得賢而報國何物小子亦玷大鈞顧忝冒之實多知夤緣之有自其敢不力行幼學勉企前修臣所知者鄉人乃溷蒙於公舉我必報以國士當益誓於私心

賀龔運使啓

對揚睿藻寵畀使華欽奉聖謨峻内閤遴嚴之直肅將王命總外臺飛輓之權一札流聞百城交慶恭惟其官氣塞宇宙學窮天人道誠意而正心德庇民而尊主深

謀遠慮禀著龜先見之明特立獨行挺松栢後彫之操
蚤翺翔于言路深啓沃於宸衷忠義本於至誠文章蓋
其餘事引裾切諫嬰神龍而批其鱗執筆直繩詘虓虎
而奪之氣蹇蹇匪躬之節拳拳造膝之言圓鑿方枘勢
不容於一時曲突徙薪效乃見於他日方快陽城之極
論何期蕭傅之左遷擢居卿寺之聯出領憲臺之寄漢
遣八使威名先肅於京師唐有四人清德獨傳於廣府
俄頒名節入對嚴旒再勤攬轡之行姑重乘軺之任公

豈久商於財利上方詳試於施為操贏貸而佐軍暫勞鞭算圖舊人而共政即見廷揚其自憐樗櫟之資獲藉枌榆之蔭及瓜而代勞徒三載之間全璧以歸幸有二天之託

賀任運使啓

膺受宸綸就更使節常衮觀風閩粵坐令習俗之移劉晏轉漕江淮行見贏資之入先聲所暨輿頌交馳恭惟某官簡重而裕和高明而博達淵源有自本東魯之名

儒悃愊無華近西京之循吏親逢熈運坦陟亨塗久從
省户之遊彌積朝廷之譽御史肅紀綱之地奉常尊禮
樂之司卿月有光望夙高於九寺使星所舍德薫被於
百城陞華内閤之班借重外臺之寄治最獨優於他路
政聲上徹於行都特增畀於使華俾改臨於鄰部益著
冕旒之眷一新斧繡之威上將詳試於施為公豈久商
於財利飛芻輓粟方有頼於斡旋持槖懐鉛當即還於
禁近

賀王樞密啓

賜第奉常本兵宥府文事有武備威聲坐慴於四方聖主得賢臣嘉會適逢於千載光生帷幄喜動搢紳竊以君之取人材也必以數塗士之應科目者止於小技韓愈無成於吏部亦號儒宗衛公不試於有司終為名相蓋非常之才豈拘於程度而不次之舉以待於賢能亘古如兹得人為盛恭惟某官學開百聖智雄萬夫名山大川盡攬英靈之氣凝霜烈日揭為忠義之心挾縱橫

應變之才負慷慨敢為之志議論允符於上意誠忱深結於主知身備歷於險夷任每當於煩劇尹釐天府實資彈壓之功控禦邉陲久藉綏懷之畧輟於武部賜以賢科躐登秘殿之華擢貳樞廷之貴蓋近代絶無而僅有耳豈諸生嘗試而幸得之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克盡相須之義内修天德外行王道莫先自治之方蓋將上格君心堅持國論廣攬英才而列庶位遴選良将而振六軍明賞罰以為立武之基蓄財用以待趨時之舉皆

平居之素定宜今日之力行自然廊廟之尊坐致蠻夷之服俾吾聖主可並駕於三皇疇是元勲必奮庸於百揆某効官有守趨慶無階大厦帡幪既不虞於風雨頑金踴躍幸勿棄於鑪錘

除正字謝宰執啓

給札尚方何補治安之策讐書秘府濫從英俊之游錫命過優撫躬增悸國家列四庫以藏典籍開三館以育人才非惟誇文物之盛于一時將欲廣將相之儲于異

日既寵遇之甚至故選掄之必艱爰命執政大臣各舉所知雖曰名世鉅儒亦試而任自端拱以來寖成典故而治平之後始罷詞章竊觀發策之由深有求言之意蓋必資于實用豈徒取于空文宜得其人乃稱茲舉顧如不肖自揣甚明為文僅習于雕蟲讀書不過于涉獵策名偶爾望道茫然忠義激昂妄意古人之事塵埃鞅掌甘心俗吏之為學將落而思已枯志有餘而力不逮況此北門之奉對寧容東郭之濫吹欲辭避以無文徒

省循而有愧屬詞骫骳尚餘舉子之陳言持論闊疏不改狂奴之故態分從罷黜望絶清華奏篇甫達於嚴宸詔墨已頒于中禁例蒙試可誤玷恩榮豈獨見未見之書仍抱槧懷鉛之習又將正不正之字逃畫墁毀瓦之譏茲蓋恭遇某官吾道主盟斯文宗匠轉鴻鈞之一氣坱圠無垠闢廣厦之萬間帡幪罔外略春秋責備之法推菁莪樂育之心至若妄庸亦蒙料理某敢不夙夜益思立身之難庶幾始終不爲知己之辱

除删定官謝宰執啓

抬俊乂而列庶位敢玷明揚審法度而修廢官誤塵公選仰大鈞之所播知小器之易盈錫命自天歸恩有地竊以國家自有制度法令必本人情以聖斷聖以明斷明雖百世可知也可因則因可革則革顧三尺安出哉況歲月之屢遷致科條之寖冗人或循習而玩法吏有因緣而為姦自非立為一定之規何以盡剗兩端之弊是用會集累朝之丕式編摩一代之新書爰命宗工大

臣以提其綱必得通才敏識而為之屬不圖推擇猥及凡庸伏念某鉛槧晩生衣冠墜緒蚤習弓治箕裘之業不知干戈耒耜之勤幸脱身丁事因成於碌碌偶叨科甲策不過於平平竊嘗妄意於古人思有少立於當世固欲學焉而後仕蓋亦時乎而為貧十年讀書恨未酬於素願一行作吏嗟已負於初心縱苟得於後生終有慙於前輩累累隨羣役役逐隊漫何補於事功洋洋動心峩峩纓冠輒妄干於造化方覬修門而竢命適逢勅

局之建官豈期特達之知俾預選掄之數濫廁簪紳之末爲幸固多忝親衮繡之光其榮益甚遭逢若此報稱謂何玆蓋恭遇平章僕射相公社稷元勲廟堂舊老重華協帝已致主於唐虞衆美効君欲收功於房杜廣開至公之路盡空羣枉之門小成小以無遺才不才而兼取介七尺干將之利焉用鉛刀求驊騮千里之姿或先駿骨遂令頑礦冒處甄陶其敢不增益所未能敬修其可願誓永堅於素守與仰答於深知吮墨濡毫願少加

於筆削畫墁毀瓦庶或免於曠瘝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龔參政啓

寵飈宸綍參秉國鈞天地交而萬物通道迭為於消長股肱喜而元首起運適契於明良凡有識知舉深欣忭竊以汲黯在漢淮南寢謀裴度相唐河北聽命蓋直臣進則姦邪為之屏息本朝彊則精神可以折衝如石韞玉而草木自輝若山有虎而藜藿不採廊廟增重邦家有光恭惟某官心契乾坤名垂日月才足以開物成務

學足以尊主庇民剛大之氣浩然威武不屈中庸之德
至矣爵祿可辭徧歷要津擢居言路公心直道深結主
知讜論嘉謀屢回天意引裾切諫嬰神龍而批其鱗執
筆直繩詘虓虎而奪之氣周旋無失進退可觀以慷慨
憂時之心行豈弟宜民之政左饘右粥惠幾徧於百城
令袴昔襦歌自騰於千里大舉陟明之典峻躋次對之
聯雖爰絲數諫不得居中而蕭傅名儒豈宜久外十年
去國望彌積於搢紳一言興邦眷益隆於旒扆擢在六

卿之要列躐登二府之崇班遷除不出於累旬藴蓄蓋非於一日姦人落膽失匕箸而自驚善類歸心引壺觴而相慶夫名盛者責備爵高者憂深上方委任而不疑下亦具瞻而甚切願以陳善閉邪之説推為救焚拯溺之方先上格於君心次堅明於國論廣開衆正之路盡窒羣枉之門力振頽綱愛護元氣勵廉隅以抑奔競之俗重名器以塞僥倖之塗無偏無黨而皇極是遵不愆不忘而舊章是式幸斯文之未喪也則吾國其庶幾乎

方將盡行平日之言有以大慰蒼生之望某禀資狷介賦分嶔崎一為瀛館之遊已落滄洲之上直鈎雖拙曲突何功把江海之一麾誠為過分去庭闈之千里徒切私情幸依桑梓之餘猥託葭莩之末欽聞登用倍切懽愉阻修斂板之恭竊效彈冠之喜大厦成而燕雀賀既叨庇覆之私仙鼎就而雞犬升不覺飛鳴之勇

賀建康留守陳少保啓

敷告昕朝顯揚襃冊屬大事當一面允推復古之功立

少保曰三孤峻陟貳公之位麟符增重龜昺永安恭惟
某官社稷元臣廟堂舊徳表儀鎮物瞻泰山之巖巖襟
度包荒吞雲夢之小小早登端揆卓冠羣公精神宻運
于一堂風采聳聞于四海彌縫輔賛藏諸用而世莫知
拱揖指麾無所為而人自服名和氣于陶鈞之上納羣
生于仁壽之中厭機務之久煩委功名而不處髙牙大
纛再均逸于鄉邦燠館凉臺方燕居于里閈爰念陪都
之寄暫勤分陜之行樽俎可以折衝鋤耰為之罷警雖

告歸之彌切顧尊賢之愈勤誕布制麻特升孤棘舉名
位之異數示體貌之宗臣民所具瞻人宜求舊上方注
想以待元老公豈偃息而久外藩即再正於首台遂峻
躋于極品願扶皇祚永作公師晉公之德業威名用舍
常關乎輕重郭令之富貴壽考始終備極于光榮其將
命遐陬馳誠崇仭遊聞涣號慶皇家柱石之不衰大啓
懽顏喜廣廈帡幪之有賴

賀周知院啓

疏恩宸陛擢長樞廷賛一日萬幾之繁有嘉偉績總三軍五兵之要盡屬真儒朝廷益尊遐邇交慶恭惟某官神清玉粹器重海涵所學不為空言其文蓋出餘力繼孟軻氏而作獨得洙泗之淵源自歐陽公以來再見東南之人物以忠言嘉謀屢回天意以公心直道深結主知徧儀簪槖之班久積鈞衡之望翰林之逼華蓋傑出詞臣左轄之得舊儒寖聞國政盡輔賛彌縫之效展經綸康濟之才朝無頽綱國有元氣君子喜得時而相慶

斯民陰受賜而不知允殫夾輔之勤峻陟本兵之地方天下嚮無事然智者防未形雖甲兵之問不至廟堂豈容苟且一時之計而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必能維持萬世之基治道不在多言上策莫如自治默運精神之妙坐收道德之威此非潞公可見遐方之仰德已相司馬方知中國之有人某將毋窮邉棲蹤大厦千秋奉明主欣逢有道之朝一氣轉洪鈞願遂便親之請

定齋集卷十

宋 蔡戡 撰

啓

賀李叅政啓

寵揚新渥圖任舊人自上臨御以来更用輔臣無慮數十如公釋位而去再執政柄不過二三盖上焉帝眷之方隆而下亦民瞻之甚切屬當勇退國人望其来歸及今名還天子倚以為相盡攄經綸之業益隆久大之基

時即可為事故有待恭惟某官才優王佐學造儒先誠其意先致其知所操至約正其義不謀其利厥效彌彰偏儀禁路之華峻陟政途之重雍容議論非堯舜之道不敢陳究觀規模雖蕭曹之勛不足進憫煩機務均逸輔藩方蒙福於京師俄奉祠於真館受釐宣室帝久不見賈生賜對延英人知復用裴度心腹具殫於猷告股肱允賴於弼諧竊惟饑饉薦臻災異屢見觀天人甚可畏也深思董生之言為國家不足懼焉再味康澄之説

上方候雲漢而銷天變感霖雨以思賢臣惟有德進則
朝廷尊故人心悅而天意解善人引類力追慶歷元祐
之風和氣致祥坐格淳化雍熈之治爰立之拜可倚以
須某素沐鴻慈輒修蕪賀屬乘軺於邊徼阻望履於堦
庭遥山甫之歸久詠烝民之什美武公之德願賡淇澳
之詩

除湖廣總領謝宰執啓

襆被即行方有供軍之役坐席未煖又叨易地之除幸

少寛湯火之煎熬何敢憚山川之跋涉曲全至此圖報若何伏念某外雖甚愚中粗有守罔覬容容之福每懷挺挺之風以狗續貂濫躐英游之末問牛知馬遂為俗吏之歸首尾六年間關萬里入虵蠱無人之境冐魚龍不測之淵心屢折于波濤身已疲于道路濕蒸熱爍僅存不肖之軀雪虐風饕不堪垂白之老名從絶塞入覲脩門暫為華省之游恍若鈞天之夢偶承人乏出總軍儲雖躐陛惟月之班然漸覺去天之遠寖失邯鄲之步

又回弱水之舟嗟舊學之就荒撫初心而若失乘下澤車御款段馬豈不懷歸飲建業水食武昌魚靡遑寧處況親年適當于喜懼而王事頗効于馳驅欲辭避以無由幾進退之不可捧檄而動喜色雖曰至情詭辭以白大人蓋非始願歷三千里江湖之險携四百指老幼而行率以盛寒為此遠役凡五載而七徙甫一歲以重經親舊憐其往来之頻吏卒困于將迎之苦浮家單舸真同幕燕之巢寄命驚濤幾葬江魚之腹雖不顧室人之

謫奈何貽老母之憂悔涉險以俱來屢合辭而相咎及今入境乃幸息肩不意自全有如痛定稍收名于魂魄輒布露于腹心自惟驚憂之餘何堪繁劇之寄深虞曠敗仰玷使令茲蓋恭遇某官茂業格天精忠許國謂上策莫如自治期遠邇之舉安惟大賢何所不容兼短長而並用俯憐流落倍費生成某敢不思稱所蒙勉修厥職米鹽細故或小補于公家母子私情願復還于故里

知隆興府到任謝宰執啓

引疾丐閑幸脫浩穰之寄蒙恩分閫復陞論選之華荷
大造之曲成凛孤蹤而幾殆叨榮已甚揣己何堪伏念
某賦分數奇謀身甚拙多以直情而忤物不能枉道以
徇時登瀛州者十八人嘆舊游之鼎貴隅弱水之三萬
里嗟故步之久忘念壯志之莫酬撫初心而若失一為
俗吏見謂通才驅馳殆遍於東南出入迭更於中外五
持使節再總軍儲四入修門恍若夢游之所重來卿寺
依然著定之班會上聖之英圖偶神峯之謀帥豈期推

擇猥及凡庸適丁多事之時不敢一毫之擾合宫之禮甫畢福寧之役洊興屬邑饑饉莫急於勸分阜陵發引尤資於趣辦僅無乏之事少逭嚴誅然精力盡於應酬而心志熏於憂厲一身屢殆百疾交侵輒披真切之情仰叩高明之聽適議臣有重外之請而當揆欲嘗試其言贅以虛名驅之遠役據于蒺藜而困株木自嗟硊䠊之蹤收之桑榆以救東隅倍費生成之力俯憐劬瘁終賜存全寵升書殿之清班改畀潛藩之重寄盖欲力扶於

公道不惟曲遂於私情懼小器之易盈感大恩而莫報自違離於魏闕即卧病於漳濵念已及於戍期難久稽於朝命扶羸就道力疾臨民兹葢伏遇某官盛德格天至公宰物守文應變道皆合於時宜較短論長人悉歸於器使豈謂鈞陶之末不遺簪屨之微自顧衰殘未知稱塞某敢不力鞭疲懦仰答恩憐小需報政之期尚存殘喘即上投閑之請庶保餘齡

知靜江府到任謝宰執啓

引疾奉祠久遂便安之適起家分閫遽陞論選之班顧
責任之非輕冒寵榮而已甚大恩莫報小器曷勝伏念
某濫中世科勉追祖烈至愚極陋初無尺寸之長直情
徑行蔑有毫釐之偽出入迭更於中外馳驅幾徧於東
南勅局書林宻塵清選郎曹卿寺寖歴亨塗七玷使華
再膺閫寄惟叨逾之非據故疾疢之交侵蒲柳之質易
衰老形悉具桑榆之景已迫来日無多抱病累年脫身
九死豈杜門之得已欲報國以無從不圖公朝靡遺舊

物特畀帥垣之重復陞書殿之華擢於病廢之餘假以便蕃之寵睠惟八桂實控諸蠻提封二十五州去闕三千餘里地稱廣莫俗苦凋殘来者懷為利之心仕者持守公之節身自罹於五瘴心不畏於四知法禁濶疎官曹紊亂况為政莫先於修舉徭人尤頼於撫綏因所利而利之則安不可擾而擾之則怨必得廉平端重之士一新頹靡貪鄙之風有如庸愚亦蒙推擇既不敢因疾而避事又不當憚遠以辭難傴僂拜恩扶持就道風饕

雪虐何堪癯悴之軀露宿水居不勝跋涉之恐一身幾殆百病轉增仰藉洪鈞尚存餘息竊顧衰羸之質預懷瘝曠之憂茲盖恭遇特進大丞相華國公一代貞儒三朝元老謀能決勝世期淝水之功名坐以鎮浮人服東山之度量主盟公道愛惜人材俯憐頀落之蹤倍費生成之賜某敢不力鞭衰鈍上答恩私少需報政之期或收成效斷上投閑之請庶保餘齡感戴之私敷陳罔既

賀林少卿啓

疏恩中闕議禮曲臺適當堯舜之朝必先稽古兼掌夷
夔之任尤在得人除音布聞士論歆艷恭惟某官英才
邁性奥學造微議論正平不屈浩然之氣文章典雅聿
追作者之風親承神聖之知偏歷清華之選横經泮水
校籍道山珥筆三臺上應郎官之宿分符千里宏開刺
史之天久為省闥之遊遄易樞庭之屬况此奉常之職
獨高列寺之聯雖籩豆存于有司而禮樂俟乎君子講
求制作尚淹卿月之班輔賛彌縫行正公台之位某屬

拘郡紱阻造賔閎遄聞成命之頒倍切常情之喜

賀刑部汪侍郎啓

寵飈睿藻擢寘從班聖人之德洽民心務先欽恤司寇之職掌邦禁有賴平反除目初傳僉言允屬某官氣顧剛大學造精微鄞水鄮山攬千古英靈之氣黄鍾大呂諧一時雅頌之音簡在上心践揚華貫望久儀於省戶名夙重於朝廷秘府校讎為儒流之倡萃露門勸講增帝學之光明進貳秋官獨持天憲期底無刑之治助成

幾措之風貫索騰輝用表帝王之盛泰堦動色迺登公
輔之崇某遠托餘庥欣聞新命屬守符之拘綴阻賔閣
之進趨彌切葵傾冐勝雀躍

賀汪舍人啓

顯膺帝命擢代王言持槖近班陪甘泉之侍從演綸詞
禁司内史之賛書除音布聞士論歆艷竊以北門視草
西掖判花號為文章翰墨之官分掌制誥詰命之事妙
極詞臣之選允惟儒者之榮况如兄弟之並居盖亦古

今之罕見萃一門之盛事貽千載之美談恭惟某官學造精微氣願剛大履忠蹈信而躬行君子抗志厲行而尚友古人掇取儒科践揚華貫峩冠七人之列出分八使之權輟自計臺名還禁路左史記言右史記動秉直筆而必書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合至音而閑間韡韡棣華之秀煌煌花蕚之輝對掌命書豈特並榮于二趙繼登相位又將儷美于八蕭某肅仰高風欣聞異數承流封域悵趨慶之無階引領門墻喜依歸之有地

賀徐殿院啓

顯膺中制榮踐副端疏宸傾心有正臣之在列搢紳動色喜君子之得時恭惟某官學備中庸器涵方大執德洪而信道篤見善明而用心剛出際聖時首躋要路自翺翔於六察已聳動於百僚徧揚耳目之官益注腹心之眷有功受職遠近為之欣然孔緯入朝中外聞而肅若暫茲彈擊行即登庸某假守偏城棲蹤大厦欲行且止阻瞻馳道之乘驄極論不回喜聽朝陽之鳴鳳

賀范右史啓

鼇頭頒詔螭首記言密綴從班朝夕論思而獻納親承帝學日月緝熈而光明綸綍流傳搢紳歆艶恭惟某官斗間瑞氣天上謫仙虎卧龍跳王右軍之字畫蛟翔鳳躍韓吏部之文章掇取巍科踐揚要路校圖書于東觀掌章奏于南宫輟自省郎擢升柱史編摩紬繹豈惟比遷董之良勸講雍容盖將論唐虞之盛兼近侍進言之責極儒生稽古之榮陪甘泉禁密之游奉便坐清閒之

燕受釐宣室方寵膺前席之咨視草鑾坡當嗣有岀綸之命某欽聞成命實慰鄙悰大厦告成喜自同于燕賀偏城假守恨莫遂於鳧趨

答樂教授啓

輟自國庠改臨侯泮漢出博士於外欲名置於生徒唐增廣文之官蓋特居於賢者儒流爭慕吾道有光恭惟某官經明而行修年高而德邵風月三千首競傳黄絹之詞才名四十年屢中青錢之選蚤聯華於桂籍暫分

教於芹宫擢從賢士之闗增重諸侯之學無氊獨冷儒術於我何哉坐席未温先生自此升矣某夙塵末契久服英猷喜聞畫鷁之來敬拜雙魚之貺兹焉聯事幸承珠玉之姿率爾占辭愧乏瓊瑶之報

答朱省幹啓

鄰邑相望未諧既見之心同官為寮獲遂焉依之幸寅緣有自欣忭何多恭惟某官經明而行修年髙而徳邵雞窻苦學不堪燈火之勞鴈塔退飛久詘雲霄之步豈

謂高才而小試須知大器之晚成舉莞庫之士七十家佇聞簡拔摶扶摇而上九萬里行見騰驤某未果馳書先蒙枉問高軒在望密承珠玉之姿尺牘寓誠殊之瓊瑶之報

代賀汪尚書啓

親承主眷擢冠從班綸綍一頒搢紳交慶竊以周建太宰之職實長六官漢重尚書之權號為八座望獨隆於常伯位正次於疑丞況今極治之朝膺此久虛之選宜

得人望允叶士心恭惟某官學博而器周文高而行粹千年間氣獨開龍虎之祥七日超羣大過駃騠之勇蚤冠平津之第適當賈傅之年一人深簡於忠嘉四海必期於公輔久厭承明之直屢分方面之憂常衮一變於閩風文翁大化於蜀郡趣介圭之覲聳觀一節之趨聞革履之聲想動九重之喜惟時喉舌之任密邇股肱之聯晝三接以方勤歲九遷而未已某辱知有素聞命尤欣假守遠方莫遂登龍之便棲蹤大厦徒深燕賀之私

代賀黃尚書啓

位冠臣僚躬膺帝簡文昌之聯八座夙號清通武部之掌五兵尤為要劇傳聞四達風釆一新恭惟某官德履粹明道心冲漠才推江夏譽獨擅於無雙治若潁川課每聞於第一蚤有公輔之望卓為帝王之師除會潛藩翺翔要路望久儀於省戶名雅重於朝廷持橐甘泉謀猷則告于后掛冠神武明哲以保其身雖出處進退雍容而可觀然富貴功名迫逐而不舍果趣鋒車之名俄

聞革履之聲於我如浮雲顧儻來之何有用汝作霖雨知爰立之可期某幸托餘庥欣聞異數徧城假守恨莫遂於登龍大厦告成喜自同於賀燕其如懽抃罔罄敷宣

代上安撫啓

謬尸劇邑初無一日之長仰隷崇麾正托二天之庇敢拜記曹之問以修屬吏之恭事上為榮拊躬增愓伏念某受材甚陋賦分多奇幼籍門資僅續箕裘之業長從

吏役姑為升斗之謀久不徙於初官偶濫需於懋賞雖幸脫七階之厄乃猥當百里之憂惟親民之選自古不輕而作邑之難於今尤甚豈特期會簿書之為冗要先催科撫字之兼長刻剥奉上則怨必有歸姑息愛人則事愈不辦抑强扶弱而强者怒於色發奸摘伏而奸民忿於心動多掣肘之虞顧豈庇身之地獲免於戾幸矣欲行所學難哉況若庸才曷勝繁使儻或少寛於辔策庶幾可效於涓埃兹盖恭遇某官與學造微懿猷經遠

才裕糾紛之際蓋他人智力之已窮識參眙兆之先豈常情耳目之可到謀畧輻輳功名鼎來忠嘉深結於凝旒議論曲加於前席厭金馬承明之直分玉麟居守之權帥藩坐擁於旌旄制閫獨專夫鈇鉞吾知寇子翼可任上方切於倚毗向見管夷吾何憂士每勤於嚮慕已壯長城之勢益隆巖石之瞻爰立之期可徯而待不圖孱陋尚在使令某敢不竭力從公悉心秉職塵埃鞅掌誓殫夙夜之勞風雨帡幪更賴始終之賜

代賀吴安撫啓

疏恩中陛易鎮巨藩寵以隆名進直西清之邃畀之重寄出分南國之憂田里交歡山河改觀恭惟某官高明而博達簡重而裕和正色立朝柔不茹而剛不吐清規厲世直無前而運無旁親結眷知寖更華要周旋庶務之紛委出入四方之險夷紅藥翻指望夙隆於兩禁甘棠蔽舍德幾徧於百城惟古洪都蓋今潛邸姑借淮陽之重欲令渤海之安大纛高牙已壯長城之勢洪鈞元鼎

益隆巖石之瞻某猥以餘生竊依巨庇一麾出守已深愧於承宣十國為連行遂趨於約束

代賀吳安撫啓

疏恩殿陛易鎮會藩十國為連當東南一面之寄八命作牧分宵旰九重之憂喜動旌旗歡騰襦袴恭惟某官學窮道妙識造幾先其氣浩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所立卓爾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出入兩朝險夷一致親結腹心之眷徧更耳目之官列甘泉侍從之聯躋瑣闥夕

郎之拜制三十年之國用式殫經畫之勞方一千里曰王畿備著尹釐之效所居之名赫赫具瞻之節巖巖幾年留臺閣之班四海欝鈞衡之望久厭承明之直出分方面之權内閣陛華荷㝠獨髙於兩禁大邦作屏棠陰幾徧於百城惟古洪都盖今潜邸王氣夙符於上聖禎祥允屬於中興必圖耆舊之臣以重藩宣之任清風滿榻延孺子之髙談暮雨一簾動滕王之逸興坐對江山之壯麗卧聽鼓角之清閑新耡耰萬里之民坐令休息

極黼冕三公之服行聽褒庸某黃耇晚生青衫下吏方効官於屬郡幸隸迹於价藩鷦鷯之巢一枝粗安微分燕雀之賀大廈敢布寸誠

代賀陳大諫啓

祗荷宸恩擢司言責方聖天子在上大開衆正之門而諫大夫得人獨立敢言之地高風所激公論攸歸恭惟某官學窮天人氣塞宇宙執德宏而信道篤見善明而用心剛顧為良臣適際亨嘉之會是用大諫無非仁義之

言出入兩朝險夷一節終始腹心之眷踐揚耳目之官
乘使者之車不負澄清之志持從臣之槖尤多獻納之
忠久儀兩禁之班卓冠七人之列仰惟主聖而臣直是
宜言聽而計從風采聳聞共想陽城之極論謀謨契合
行覲貢禹之屢遷爰立之期可徯而俟某欽聞成命實
慰鄙悰大廈告成喜自同於燕賀偏城假守恨莫遂於
鳧趨

代賀施司諫啓

對揚宸綍進陟諫垣疏纊虛心竚太平之基立搢紳動色喜衆正之路開恭惟某官博厚有容直方不倚文章典雅聿追作者之風議論和平不屈浩然之氣晝寀承於三接歲幾至於九遷自列屬於樞廷即讐書於秘府身為國史方嚴載筆之誅職在諫曹宜罄伏蒲之益惟主聖而臣直當志合而議從觀瞻聳動於朝端風采想聞於天下韋徤之用獨朕意深簡眷知魏徵之言當帝心行膺進用某欽聞成命倍激懦衷大廈告成喜自同

於賀燕偏城假守恨莫遂於登龍

代賀侍御啓

寵錫明綸進躋顯秩執法為一臺之長位既久虛端公冠三院之班任為甚重不特觸邪而指佞盖將糾繆以繩愆遇事不辨其是非用人實關於理亂言苟獲用國其庶幾恭惟某官學造精微氣順剛大公心直道凜然松柏之後凋遠慮深謀炳若著龜之先見親結腹心之眷偏更耳目之官紀綱肅正於臺端風采想聞於天下

匪躬蹇蹇有愛君憂國之誠造膝拳拳皆尊主庇民之要畫且三接歳當九遷肆頒北闕之恩果正南牀之選聲名自此而愈峻禮貌於焉而一新豺狼當道而安問狐狸固已聳百僚之聽虎豹在山而不採藜藿自然折千里之衝上方鋭於恢圖公豈淹於彈擊佇覲顯拜光輔中興某正托餘庥側聞休命偏城假守恨莫避於乘驄大厦告成喜自同於賀燕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定齋集卷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監生臣張曾壇

謄録監生臣范維城

定齋集卷十一

宋 蔡戡 撰

策

廷對策

臣對臣聞有為之君汲汲而求治敢言之臣拳拳而納忠古之人君有求治之心必有求治之實古之人臣有納忠之志必有納忠之誠慕其名無其實雖政令百變何益於治有其言無其誠雖奏牘萬紙何有於忠君而

有求治之實臣而有納忠之誠言聽計從志同道合此
堯舜所以為聖帝稷契所以為忠臣也恭惟陛下以有
為之資居得致之位臨御之初勵精求治召用耆舊斥
去宦官出宫人節浮費凡此數事聳動觀聽海隅蒼生
相與議而言曰聖天子出矣中興太平日月可冀數年
于今治效未著無以大慰天下顒治之望亦有由矣臣
一介書生幸遇陛下龍飛親策多士蓋欲求讜言直論
上裨日月之光豈惟應故事而已臣竊謂餙固陋之說

獻佞諛之辭形容聖德鋪張太平非特臣有所不能恐亦非陛下之所樂聞也臣狂愚不識忌諱獨有區區之誠以獻陛下惟陛下留神臣伏讀聖策上慕唐虞之盛治下及周漢之中興條舉當今八者之弊俯詢草茅臣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夫有求治之心者必有求治之實有求治之實者必有致治之效陛下求治之心如此其切致治之效寂然無聞故臣得以妄議陛下求治之實有所未至也盖天下之事有本有末其本既正其

末不足治矣陛下欲知所以求治之實先求所以為治之本其本無他正心而已臣請推其本而言之然後答聖策所問陛下能正其本則唐虞不難致周漢不足為八者之弊可以類舉矣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心者又一身之本也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故漢董仲舒以此告武帝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唐劉蕡亦以此告文宗曰人君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蓋人君惟有一心而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巧佞或以貨利或以聲色各求自售以取寵禄人君心不正則乘間而入故心志眊亂耳目壅蔽是非溷殽黑白紛錯靡所不有小足以害其身大足以壞天下惟人君者當宅心於正道之中非正勿視非正勿聽非正勿言非正勿動吾不好馳逐則孟賁烏獲無所施其勇吾不樂諂諛雖

宏恭石顯無所用其巧不殖貨利也桑羊孔僅不能亂其志不邇聲色也鄭聲越女不能動其心夫如是所視無非正以視則明所聽無非正以聽則聰所言無非正言而為天下法所動無非正動而為天下則以之齊家則宗族化之以之治國則國人化之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化之無所施而不可側聞太宗皇帝嘗有言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慾形見於外則姦佞無所自入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大哉聖人之

言誠萬世子孫之謨訓也又聞仁宗皇帝嘗有言曰朕於聲伎之間未嘗留意常於禁中閱奏之暇恬然默坐不以外物動心也大哉聖人之德誠萬世子孫之標準也陛下不居其聖動法祖宗正心之道所素行者固不待臣喋喋之言然愛君之誠不能自已也臣不敢遠引前代姑以祖宗近事為對伏讀聖策曰朕以不敏嗣承大寶循堯之道于兹五載寤寐俊秀始得親策于廷子大夫褒然待問必有崇謀遠慮副朕詳延此有以見陛

下求言之切也臣草茅之士智慮短淺不知朝廷之大體陛下策之於廷者豈以其言為真足聽歟且廟堂之上至于百執事之臣有大臣以陳善閉邪有侍臣以獻可替否有臺官所以繩愆糾繆有諫官所以補闕拾遺在內又有輪對之制在外間有名對之命凡可以言者非一人也天下之事豈無可言者耶豈內外之臣默默而無所言耶抑亦言之而陛下不能行之耶何八者之弊如聖策所問者尚勞宵旰之憂乎蓋人君其大如天

其尊如神其威如雷霆君巍然而在上臣渺然而在下温顔以接之軟言以慰之猶且畏而不言又况臨之以勢厲之以威自非忠義之士奮不顧身者孰肯抗天觸神忤雷霆哉不言固然也縱有所言非搜摘微纇則指陳細務天下有大弊入君有過舉攖逆鱗者誰敢在廷之臣畏而未必言言而未必聽聽而未必行孰謂草茅之言為真足聽歟昔太宗嘗謂大臣曰在昔帝王多以尊極自高顔色嚴毅左右無敢言者朕與卿等周旋欵

曲商榷時事葢欲通上下之情無有壅蔽臣願陛下以
太宗為法先正其心容受直言然後審其是非邪正擇
其善者而從之如是則天下之人樂告以善崇論遠慮
日陳於前矣聖策曰葢聞唐虞之世法度彰禮樂著不
賞而民勸畫象而刑措都俞賡歌不下堂而天下治朕
甚慕之此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而遠慕唐虞也臣聞
堯之所以傳舜舜之所以受堯者不過曰正心而已當
時都俞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惟其正心於一堂之上故天下化之法度彰禮樂著賞刑不用一正心而天下定也昔漢武帝上嘉唐虞汲黯面數之曰陛下内多慾而外行仁義奈何欲效堯舜之舉葢堯舜之道自正心始不能正其心而欲效堯舜是猶立曲木而求其影之正也臣願陛下仰稽堯舜之道正其心以治天下國家則前聖後聖異世同符不然徒慕其名無益也聖策曰今朕夙興昃食兢兢業業懼無以協帝華而繩祖武若涉淵冰未知攸濟此有以見

陛下求治之切念祖宗太上皇帝畀付之重也臣謂祖宗所以貽厥孫謀太上皇帝所以傳之陛下者亦不過曰正心而已昔仁宗御書三十五事以為儆戒其大要則曰戒喜怒防滿盈懼貴驕求中正斥謟佞守信義此祖宗正心之要也太上皇帝正心之道得於祖宗之傳雖非愚臣所得而知然而三紀之間上無失德下無廢事天下庶幾於治非正心之功疇克臻此臣願陛下仰稽祖宗之道次守太上皇帝之訓先正其心以治天下

國家則可以增帝華光祖武不然求之於他無益也聖策曰設薦舉之科下聘名之命而實材猶未出此陛下委任羣臣而羣臣挾私之過也臣聞堂上遠於百里君門遠於千里人君以一身處於九重之内聰明智慮有所不周賢否並進忠佞雜遝豈一人所能盡知況外而州縣遠而山林非羣臣薦舉人君何自而知之乎陛下以公道而付羣臣羣臣徇私情而負陛下所薦之人皆有所挾或以權勢而薦或以賄賂而薦或以親舊而薦

甚者身為大臣移書而求薦其親屬侍從臺諫監司郡守更相薦其親屬有不知其人者有不識其面者其能與否固不暇問也陛下因其所薦而用之又無可否於其間薦舉之事收為私恩聘名之命及於不才寒畯之士何因而前如此欲實才之得難矣天聖間有漕臣任臯薦縣令向旲者仁宗謂輔臣曰旲之薦者才一人未可遽進又有帥臣陳升之薦衛尉司丞丘濬者仁宗曰濬雅無能稱惟以口舌動人今升之薦其才無乃長薄

否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先正其心以察其薦者與其所薦之人其人賢耶則所薦之人可知矣果賢焉用之又從而賞之其人非賢耶則所薦之人亦可知矣果不肖焉去之又從而責之其間挾私以為黨者罪之而不赦無信於一人之言無惑於左右之譽實才庶幾可得也聖策曰塞僥倖之門申奔競之禁而公道猶未行此陛下寵嬖近臣而近臣招權之過也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爵賞

刑罰廢置予奪一歸至公與天下共之未聞有親疎遠近之間也陛下即位以來藩邸舊臣寵任太過初無奇才異識殊勲茂烈躐次而驟用之庸人腐夫何所知識怙勢矜寵招權納賄有所不免鮮廉寡恥之徒倖求躁進宰相執政出其門侍從臺諫出其門監司郡守出其門四方之士奔走輻湊舉袂成雲揮汗成雨其勢炎炎炙手可熱陛下塞僥倖之門而僥倖之徒日多申奔競之禁而奔競之風日長如此而欲公道之行難矣昔真

宗時藩邸之人頗怨留滯真宗曰此等茍求僥倖本以
因緣際會儻加陞擢何以塞輿議盖國家爵位不可輕
也仁宗時以王舉正爲參知政事謂之曰卿恬於進取
故不次用卿又以彭乘修起居注指之曰此老儒也雅
有恬退名無以易之臣願陛下以二祖爲法先正其心
以察羣臣勁正而廉退者則用之邪佞而浮躁者則屏
之其間招權以亂政者又斥之而不疑威福生殺之柄
攬之一已進賢退不肖之任責之宰相無以爵賞任私

意無以名器假小人如此此則公道庶幾可行也聖策曰廣言路恢治具而紀綱不立者未之聞也方今臺諫雖號數人位卑而在下者又有言事之禁言事之官一二人而止耳或有累月而虛席或以庸才而備位間得慷慨敢言之士往往朝奏暮斥非特不能用其言併其人而去之是故委靡闒冗之流碌碌以苟延歲月日復一日浸以成風忠言至計陛下何自而聞之陛下恢治具以立紀綱而言路如此無怪乎紀綱之未立也昔仁宗

時增置諫官四員以歐陽修等為之所以遇之甚寵甞曰自歐陽修等為諫官皆言事直亮無所顧忌其第賜章服以寵之此祖宗賞諫者也英宗時侍御史龔鼎臣居職少所建白英宗曰近歲諫官多不職如鼎臣未甞言事因命出之此祖宗罪不諫者也臣願陛下取法二祖正心以正臺諫導之使言言之必聽則言路漸廣而紀綱立矣聖策曰擇守令務寬恤而民俗猶未裕臣聞擇守令欲以裕民俗守令既賢而民俗未裕者未之聞

也方今郡守不啻百數縣令又數倍之陛下豈能人人而親擇又豈能盡得賢者而用之乎在陛下馭之如何耳凡今之人聚斂以獻羨餘者謂之善生財掊掠以督租賦者謂之能辦事吹毛之察人以為明刺骨之暴人以為健或飾廚傳待過客以要名譽或置苞苴賂權貴以求薦達如此等人朝廷方且增秩改命以為之寵不可干以私者謂之僻律已以廉者謂之矯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者又以為無能相率成風恬不為怪守令既無

愛民之心斯民也有賦斂之不均有獄訟之不平間有水旱盜賊之變流離困躓之苦將何所赴訴乎陛下務寛恤以裕民俗守令如此無慼乎民俗之未裕也昔太宗親書歷子以賜守令曰惠愛臨民可書為勞績此太宗以惠民為先也仁宗嘗詔監司曰凡有牧宰貪殘自恣不務恤民者悉以名聞此仁宗以愛民為本也臣願陛下取法二祖正心以正守令推愛民之心行卹民之政則守令皆化而民俗裕矣聖策曰贓墨之刑非不嚴

未能使人皆君子之行臣以為刑以齊小人德以化君子秦人尚刑名而風俗愈薄陛下嚴刑罰而欲人皆君子不可得也士之仕也所以為貧使其稍廪少優可以事父母育妻子自非性貪而好利者誰肯自陷於刑辟今也奪其圭田削其資給為吏者何以養廉吏責甚至俸入甚微有田可耕孰願從仕負悴之人不得已而仕者禄既不足以餬口則不憚於受賂不幸者敗幸而可以逃庋又况化逺自近始朝廷達官享禄千鍾或且受

金有司不敢問刑責不能加而欲嚴刑以禁州縣之小吏難矣昔仁宗時有議減百官俸賜者仁宗曰朕所欲去乘輿服御宫掖奢侈竒巧之費國家擇人以任職至於俸賜自有定例何用紛紛裁減以駭中外守又有議廢職田者仁宗曰執事之吏禄薄不足以自養不肖者卒以賄敗朕甚愍焉其命三司裒公田之數而均給之祖宗所以厚官吏如此臣願陛下正心以馭吏歸其主祖復其資給使之有餘則人皆修飾矣如此而尚有贓

墨之吏嚴刑以治之不為過也聖策曰錢榖之問非不勤而國無積年之儲臣以為生財無術節財為先漢武好聚斂而海内虛耗陛下問錢榖而欲國有儲蓄不可得也人君之於天下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功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力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以天下而奉一人不如以一人而化天下今朝廷之間宫掖之内無名之費不急之務可省者未盡省可罷者未盡罷陛下不此之務而與司會之臣朝講夕論求所以生財之

計難矣昔仁宗謂輔臣曰朕惟先王不寶遠物身先以
儉故天下化之今府藏珠玉犀象皆長物藏之何益其
悉付之有司貿易以佐財用又嘗出內帑金帛計直數
百萬緡以佐三司支費且曰朕以為藏之內府不若付
之有司以寛財賦也祖宗之制財用如此臣願陛下正
心以節用無名之費不急之務日求而去之則國用足
矣如此而尚有匱乏之憂臣不信也聖策曰屯田以實
塞下或謂兵不如農臣以為屯田古之良法也不可遽

行於今今未可遽行不若行力田之制庶幾無遺利之患矣仁宗嘗曰唐鄧汝等州曠野甚多其募民耕之且寬為賦税之期庶使民樂於趨業此祖宗重農之意也為當今之計兩淮荊湖之間沃壤千里募民以耕之立爵以誘之假其種糧畧其租賦及其隙也教以武事行之歲月可以獲利聖策曰改幣以贍邦用或謂鐵不如楮臣以為楮幣今之權宜不可行之於久久而可行不若蜀交子之制庶幾無偽造之弊矣仁宗時益州寇瑊

欲禁民為交子仁宗曰蜀民貿易有無用交子久矣一旦罷之可乎下使者議以為官置務可以利民而止其爭欺此祖宗用幣之意也為當今之計用蜀之制必治其欺偽之罪使猾吏不能欺而姦人不敢偽又以今之錢幣兼而用之申治人銷毀之禁嚴邊鄙遺棄之制行之於久可以無弊聖策曰豈為之未得其要歟抑文勝而弊難革歟何視古之弗及也夫天下未嘗無弊亦未嘗有不可革之弊得其要則弊日革無其要則弊日滋

今日之弊文勝也陛下知其文勝何不求其實陛下知求治之實天下之事不勞而治何弊之有聖策曰内修政事宣王所以興周綜覈名實中宗所以隆漢考之方冊其施行之迹何如陛下始策臣以唐虞之治終問臣以周漢之興此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無所不用其至也臣聞堯舜之徳冠絶百王唐虞之治超越萬代豈二宣可同年而語哉陛下既有志於堯舜二宣不足道也宣王之所以興周者其要曰謹微接下側身修行而巳

故詩人稱之宣帝之所以隆漢者承昭帝因循之後用嚴以救弊而已其他無取焉史臣美其信賞必罰綜覈名實樞機周密以臣觀之宣帝無是也王成之賞趙蓋楊韓之誅賞罰為如何有偽增户口者有妄指鶡雀者名實為如何甚者恭顯小人職典樞機樞機果周密乎後世謂元帝優游不斷漢家之業衰焉臣謂漢業之衰兆於宣帝元帝之用恭顯以亂天下宣帝有以啓之也又况宣帝專以刑名繩下雖能起一時委靡之俗無仁

恩以結之人心亦自此去矣臣故曰漢業之衰兆於宣
帝聖策曰子大夫通達古今明於當世之務凡可以移
風易俗富國强兵者悉陳毋隱此有以見陛下求言之
切慮臣隱而不言誘之使言也陛下誘之使言而臣不
言臣則有罪矣是以畢其狷狂之說惟陛下赦之臣謂
移風易俗在陛下正心修身先天下為風俗天下之人
視陛下為風俗陛下之所好惡下必有甚焉者矣至於
富國强兵之術此戰國之君切切以咨其臣戰國之臣

嘵嘵而告其君者也臣末之學焉陛下能先正其心以治天下國家雖不求以富國而天下有餘不求以強兵而天下無敵矣臣又聞之居安慮危者人君保治之道私憂過計者人臣愛君之心古之君臣思患而預防之未嘗一日自安也方今故疆之侵未歸敵人之患未釋盜賊竊發饑饉薦臻生民茍安而非誠安百度粗舉而未盡舉是皆今日大計陛下於蠖濩之中燕閒之際以為可憂乎可無憂乎陛下當枕戈嘗膽烏能忘憂徹臣

當瀝血披肝烏能忘言哉臣謂今日罷兵講和少蘇彫瘵之民不可恃以為安也且反覆變詐之敵其情未易測陛下謂已安已治敵人不足畏故疆不必復讐可為旬月計為患將來可勝道哉仁宗時元昊請和范仲淹韓琦言曰元昊屢勝而求通順實圖休息國家以生靈為念不可不納陛下當隆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選將練兵以攻守為實務彼不背盟我則撫賜無倦彼有負德我則攻守有宜此策之得也若夫今日之舉復讐之

師也與仁宗之時大異矣仁宗猶不忘於備敵況於陛
下其可一日自安乎萬一邊埸有警陛下所與運籌策
者誰歟給餽餉者誰歟凡所以備敵者臣皆未之聞焉
如此而陛下自以為安臣所以寒心也臣聞之道路曰
陛下自近歲以來倦於萬幾日以馳逐為樂臣始未之
信及久客輦下一日見武夫數輩躍騎而馳將命者傳
呼絡繹於道臣問之行路之人皆曰此侍陛下擊毬者
也臣雖未之盡信亦不能無疑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何則彼知所以自愛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所愛者當有重於此昔張建封好擊毬其門下士昌黎韓愈上書極言毬之為害以為五臟之繫絡甚微埀於胸臆之間而顛沛馳騁似非所以養壽命其言懇切極至夫士之憂其主也如此况臣之愛君乎雖然道路之言未可盡信也陛下生知之性洞達禍福之機固不應有此萬一有之改過不吝從諫如流亦帝王之盛德也深有望於陛下焉臣既辱大問不敢有隱

終始以正心為陛下獻於其末也又及於此臣非不知狂妄之言上瀆天威下犯衆怒罪在不赦然區區之誠深慮在廷之士志於取甲科得美仕而已不復為陛下盡言者臣既言之退膏鈇鉞其甘如薺陛下矜其愚而赦之幸甚臣昧死臣謹對

館職策辛卯九月十四日

問自古進言之臣竭誠畢議莫不欲其言之行也求言之君廣覽兼聽莫不願其言之可行也如漢之賈誼號

通達國體者其上疏陳政事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凡九條史略其三前人謂古之伊管未能遠過蓋其言固可行也唐之姚崇知明皇鋭意於治欲命之相乃設為目要說天子者凡十事至曰陛下度不能行臣敢辭而其言固亦可行者也然史之言誼也則曰追觀孝文元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言崇也則曰舊史所傳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矣今以二臣之所言參二帝之所行於一代中可考者多矣願悉舉以告

可乎於誼言略施行豈當時偶行之之略耶抑其果不可盡行耶於崇言皆已施行不誣豈行之者盡而無遺耶抑真不可遺耶又豈崇之說尤中時病實有優於誼耶抑豈誼自信直道而崇要君或有術耶夫行於古而有驗亦必可施於今試於權略二子之際擬其在今可行者果何事乎有司承詔策館閣之彥於斯其易知矣願敷陳之以聞于上

對愚聞人臣之進言正猶醫者之用藥醫於未病之前

易於取效而常常患於不聽醫於已危之後易於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有人焉言語飲食起居動作無以異於平時善醫者察其形色案其脉理而告之曰子有膏肓之疾人必唾罵以為不祥雖扁鵲倉公之術亦無所施及一旦疾作遑遽窮迫無醫不求靡藥不試以僥倖於或中雖一妄男子授以不驗之方投以無名之劑且喜且謝以為得之之晚夫事未然而言雖有識之士亦必躊躇已然而言雖無知之人莫不懲創非言有淺深事有

驗否勢使之然也蓋天下安閒無事之時不有近憂必有遠慮人之常情畏近而忽遠畏之則急於改焉惟恐其不逮忽之則樂於因循不足以有為是故覆車在前來者必戒猛虎在後智者不憂人之所忽大言以懼之彼且不信故其聽之也為甚難人之所畏乗間以投之彼必易動故其聽之也為甚易齊威之於管仲苻堅之於王猛君臣相得之歡不啻魚水及其將死垂别握手丁寧不遑他事仲以為豎刁開方易牙不可親猛以為

慕容垂姚萇宜漸除之夫豎刁開方易牙刑徒耳慕容垂姚萇降臣耳似不足為齊秦大患而二臣首以為言君不之聽終以三人專權五公子爭立而齊亂垂萇繼叛苻堅囚死而秦亡夫二臣者先見遠慮察禍變於將來未然而言宜其二君忽而不信也代宗之於程元振德宗之於盧杞其信任之篤可謂膠漆及其吐蕃冦武功李光弼等忌元振而調兵不至代宗用小臣之言不終朝而元振竄朱泚圍奉天李懷光憤盧杞而頓兵不

進德宗聽羣臣之諫不旋踵而盧杞貶夫代宗之庸懦
德宗之剛愎非樂於從諫者時方艱難勢甚危迫巳然
而言宜其二君畏之而不敢不聽也自古人臣所遇之
主所遭之時或有不同故其言有聽否行有詳略不可
一概而論也漢文帝承高惠之後天下尚安洛陽少年
上書言事痛哭流涕當是時匈奴嘗侵邊矣固未若平
城之危諸侯蓋踰制矣固未有七國之變而生以為寢
積薪之上而火其下惴然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

此固帝之所難信也又況帝以寛仁之資務在涵養斯民稽古禮文之事且有所不遑生欲制匈奴之命分諸侯之地此又帝之所難行也夫生之所陳者九史遺其三而帝所行者四耳生欲尚禮義而帝以德化民生欲厚風俗而帝以敦朴示天下生欲教太子而帝訓太子以恭儉生欲敬大臣而帝養臣下以禮節生力言之帝躬行之史臣所謂略施行者此也唐明皇懲武后中宗之亂思欲痛革之廣成獵師來時投合乃先設事以堅

帝意當是時獄吏深文邊臣倖功閹人與政事戚屬任臺省褻狎大臣摧沮諫者以至貢獻無度營造無節壬倖冐憲而不誅后家擅權而不抑此數者帝之所親見也而況帝以英敏之資鋭於圖治掃除積習之弊與起太平之功此又帝之所樂行也夫崇之所陳者十事而帝皆行之帝鑒女禍逺后族放周利正之酷吏抑郝靈荃之邊功長孫昕犯法則誅之張廷珪善諫則賞之宋廣平之正則敬之楊思勉之訐則沮之焚珠玉錦繡示

歷卻內外貢獻也汰天下僧尼示罷寺觀營造也崇歷而言帝一一而行史臣所謂皆施行者此也蓋其所以行者鑒巳然之失玄宗之所欲行也其所不行者皆未然之患文帝所不能行也是豈言者之過哉雖然巳然之事有所據而言言之者易聽之者亦易未然之事因所見而言聽之者難言之者亦難甚矣言之難也行之尤難也言於今而驗於將來非空言也行於暫而怠於悠久非能行也誼之言雖不盡行於文帝之時而行於武

帝之世崇之言雖能行之於開元之初而不能行於天寶之末武帝攘却夷狄則誼所以制諸侯之術也當時雖畧施行而後世盡行之不足以為深恨明皇天寶以後惑女寵任宦官相楊國忠殺周子諒好大喜功窮奢極侈與崇之所陳前後相反始雖行而不能終行之不足以為深喜或曰賈生非有公卿之位一旦慨然言天下事為人痛哭流涕豈不失之輕儁乎是不然蓋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動萬乘之主而回九重之聽生之言

自有所見而深言之者將以感文帝耳嗚呼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萬世之長策帝畧行之其效已如此使天假之年帝盡用其説則帝之治不止於成康生之功亦不下於伊管百未一施不幸早世可為痛惜後之人疵而議之亦已甚矣若夫崇之所言與其所行則有可議者崇之始見帝也帝獵渭濱因以獵進知帝之欲相已又以十事要之其始進固不正矣及居相位挾智任術而不由正道天下大蝗崇請捕之羣臣以為不可崇

行之愈力不勸帝修政以弭災乃專以捕除為事帝將幸東都太廟屋壞他相以為不可行崇居之不疑不勸帝修德以答譴乃謂木蠹而折適與行會從崇之議是使人君不畏天戒不敬宗廟不恤人言明皇晚年之失類崇有以啟之議者謂開元之治雖出於崇而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以是推之則其所施行者用崇之言而其所以相反者職崇之由也崇以不正進而又以不正繼之烏能正君乎若崇者豈得逃後世之議噫賈生

先見遠識言人之所難言宜其落落不合文帝略行之幸也姚崇挾智任術乘人主之所欲為明皇盡行之者固宜也故善觀人者不觀其人而觀其言不觀其言而觀其時自古君明臣良言聽計從謂之千載一時者誠不可以多得也愚不肖幸得遭遇明時聖天子詔執事者策之玉堂遵故事也夫祖宗之制必試之以言者非為程其無用之文蓋欲訪天下之大計諏當世之要務而已今日之事豈無可言者耶廟堂之上豈無可行者

耶亦内外之臣未嘗言之耶抑言之而不行耶皆非愚所知也方今外患未除內憂未弭孰與文帝之時使賈誼復生亦必為之痛哭流涕顧愚何人萬萬不及賈誼而人臣愛君其心一也詎能隱默於此乎且故疆之侵未歸陵寢之祀未修二帝在天之憤未雪主上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遑遑焉思中興之治于今十年矣主上之心未嘗一日不在中原也然而主工有恢復之心而無恢復之實羣臣有恢復之言而無恢復之志羣臣之心

觀望迎合入對便殿慷慨敷陳莫不有萬全之策出見儕輩從容議論莫不持兩端之言乘機抵巇以要權利聽其説則侈大而可樂要其歸則汗漫而無成主上欲豐財而羣臣無心計聚斂者剥下益上以爲長策誕謾者移東就西以爲羨餘徒失人心無補國計故財終不豐主上欲彊兵而諸將無遠略貪者掊克以事苞苴懦者姑息而廢紀律兵籍虚實之相半士卒老弱之相并故兵終不彊主上欲裕民而郡守縣令專尚刻剥略無

恤民之心民生益以無聊主上欲求才而卿士大夫習成苟且殊無體國之意人才益以不振主上用心如此羣臣用心如彼故愚得以妄議無恢復之實也恢復之實寂然無聞恢復之期邈乎無日務為美談而不究成效徒張虛聲而或掊實禍此愚所謂外患者是也且連年災旱饑饉薦臻江湖十數州赤地千里米價騰踴日甚一日列肆為之晝閉行旅至於絶糧茹草食葛流離顛仆相屬於塗縣官方且急於催科必欲足其常數饑

已陳之迹雖有可施於今者要非今日急務愚不敢以
告謹對